



直面现实与审美超越

胡良桂

我们在充分肯定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也不容忽视某些“消解理想”、“颠覆崇高”的创作思想和娱乐化、低俗化乃至“恶搞经典”的错误倾向,正消解着文艺对人民精神生活的积极引领作用。一些作品渲染情色、暴力、秘闻、野趣,使文学的审美价值消解在市场的卖点之中;一些作品热衷于表现社会的黑暗、世态的污浊和人性的丑恶,但却无力发现和弘扬一个时代正面的、积极的精神价值;也有作品认为写人性就是写人的自然属性和“日常形态”,本能的放纵和世俗的琐屑风行一时,而灵魂的高蹈和意志的超越,却被冷落和放逐;还有的作品急于寻找和迫切引入新的精神资源,却明显缺乏历史、现实或民族的辨识能力,缺乏思想的深度与高度,缺乏一种震撼人心的灵魂写作。这些作品的审美超越的弱化乃至泛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创作只有把握了直面现实与审美超越的辩证关系,驾驭了在直面现实基础上的审美超越,并以自己过人的睿智熟悉如何“超越”,然后才能真正写好“现实”。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丰富的“主体”,没有一种自我的审美的“超越”,作家的“现实生活”再丰富,也写不出非常优秀的作品。所以,我们的文艺创作既应立足以和谐社会建设这个宏伟目标、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现实,又要从国家、民族的精神本质、核心价值的高度,来凝聚思想、超越现实,对当下既成的创作现象进行反思、弥补和重构,以克服创作中的各种疲软、困惑和缺失,从而实现个体精神境界与民族整体风貌的健康、和谐与丰富。

首先,作家的创作要有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这是一种意识向自身的暂时缓解超越,即指审美活动从一开始就已超越了人的现实非自由状态,进入到一定的感性天地中。因为审美活动和其他实践活动一起构成人类实践整体,是人生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文明通过实践活动而提升,作为人类文明标志之一的审美活动也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得到发展,超越日常生活种种局限,推进着人类实践整体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建设。而且,审美活动始终置身于现实人生中,通过敞开自身的存在超越日常生活,它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见证着主客体由日常分裂向着本真交融超越的人生现世性。因此,审美超越“不在于达到一个虚构和空幻的王国,而在于抵达一个具体可行性的天地”,它所带来的崭新天地即成为个体自由自觉生命的全面展开,成为每个人都能够亲身感觉到、体验到的一个新的精神形象。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思想启蒙的声音在部分作家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因而创作中便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甚至沉湎于日常艰难时世造成的悲凉、愤懑与哀叹之中,始终未能在琐碎的苦涩的历史体悟、勇敢的坚定的精神探索之后超越日常生活、历史社会所造成的心灵阴影,作品自然只能悲切琐碎的日常生活有余,而雄健开阔的审美超越不足了。这就要求作家的审美活动,从一开始就要超越特定时空的经验,使之摆脱非自由的现实,以宽阔的想视视野,以中华民族奋力前行所包含的文化生机和精神力量为动力,超越来自日常生活的琐碎实录和精神生态的畸形复制。

其次,作家的个体意识向普遍意识的超越。如

果一个作家在审美活动中总是局限于自己的个体经验,这种经验便因其封闭的现成性而失去自由的可能。尽管审美活动高度肯定和善待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和自由,决不依赖于任何现成之物而总是在实践中主动确证着自我的存在,凝聚着个体独一无二的感觉和体验,不断超越旧的人生境界,极度自由地展示出个体永无重复、生生不息的创造才能。这种创造才能的表现并非在个体情感而是在个体主动领会到人类情感中,并非在个体的主体性形象而是在个体置身于社会交往的主体间形象中,并非在感性的自动放任而是在理性的自主控制中,审美情感才获得了真实性。所以,这种被超越了的个体情感类型才极其丰富,个体的悲哀、激动、感伤、绝望等基本情感,都在这一审美活动中得到深刻的超越。物质的东西只能是由个人来享受的,不像审美那样具有普遍有效的功能,所以,人一旦陷入物欲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丧失体察他人情感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这无疑是没有把超越性看成是艺术的精神,没有认识文艺在人的生活中应承担起开拓境界和情怀,导引自我超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建构理想人格的责任。由此可见,个体情感天地向普遍情感维度的超越,才是审美活动开启自由审美境界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才是历史上无数艺术杰作成功的奥秘,只有这样的艺术活动,才能集中地展示审美活动中个体特殊情感向人类普遍情感的质的超越,成为人类最高级、最典型、最重要的审美活动;也只有在这种直面“个人化”的实践中实现审美超越,才能走出当前“个人化叙述”的泥潭。

第三,人的变化本性向一般自由本性的超越,即指审美活动实现了人由非自由人格向着自由人格的全面超越,这是审美超越的最高层次,充分体现了审美超越的人学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须向合乎人性的复归,他把合乎人性的人看作真正占有了人的本质的人,而人的本质是作为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就此而言,人的一般本性就是人的自由本性。向人的一般自由本性复归,内含着人的可能性的开启,已经是一种人的存在方式了。在这最高超越层次上,审美活动完成了感性 with 理性、有限与无限、人与世界的自由交融。这种交融已非人的内在主观心理意识与世界的外在客观物属性在认识上的统一,而是人与世界相互依存、双向建构所达到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统一,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无限对有限的超越。然而,如今的创作不仅未能达到这种超越的境界,最缺的恰恰是这种铸造人格精神的能力。在五彩缤纷的背后,是无根漂萍式的精神流散;在淡化理想、热衷小资、玩味感官、追逐时尚的背后,是作品深邃性与思想性的弱化,作品中的人物不仅严重缺钙,而且看不出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品德传承与递进,既谈不上人

格魅力与精神升华,更不应说审美自由塑造着人的自由。而人物内心的无限自由性,需要的恰恰是这种超越性。从空间上看,就是超越一己的利害关系而进入到他人情感生活空间,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一体;从时间上看,虽然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当他所从事的活动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他的生命也就在他人那里得到延续,从有限进入到无限。这样,感性 with 理性、个体 with 类、有限 with 无限经分裂而重新回归统一,这时,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虽然还是以感性的、个体的、有限的形式而存在,但是他的精神、人格却拓展了,已经从个人、当下、纯粹的一切物质、利欲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到那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人生大境界,人也就超越了、自由了。在日常生括中人们很难达到这种境界,而审美超越却有可能把人带入这种状态。所以,审美超越最有助于高尚的道德人格的培养。

总之,不仅要强化自我同时代根本历史趋势和审美理想精神境界之间的联系,“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站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高度,来认识和驾驭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复杂现实,更致力于通过意识向自身的暂时缓解超越、个体意识向普遍意识超越、人的变化本性向一般自由本性超越,来实现感性 with 理性的有机统一,从而在直面现实与审美超越中建构一种生态健全、气魄雄浑和胸襟浩瀚的人格精神与文化气象,追问人的生命的存在意义,并使这种建构与追问在百折不回的时代长河中始终焕发出崭新活力,真正抒写出人格精神的自由辉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雪岭映秀 (中国画)

薛从伦作

老红军贺芳芹的《红星闪闪——一个少年红军的传奇故事》,是一部内容深刻感人、表达生动活泼的作品,读后脑海里浮现出八个字:大气磅礴,叙事如画。

《红星闪闪》通过回忆许多具体人物和情节显示出:在那日没星沉、夜色如磐的日子,正是理想信念光芒四射的闪闪红星,照耀着革命战士前进的道路;在那电闪雷鸣的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正是理想信念像展翅飞翔的海燕,呼唤着革命战士向着黑暗腐朽的势力勇敢地冲击;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两军阵前,理想信念是响亮的号角,鼓舞着革命战士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在唐山地震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革命的理想信念鼓舞着战士和人民,抚平伤痛、振作起来,克服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抗击灾难,重建唐山创造出世界救灾史上的奇迹。总之,理想信念是点燃革命战士生命之焰的火种,也是在他们心灵深处铸造起人民必胜的信心和雄心壮志的梁柱。

作者贺芳芹出身于湖南溆浦的一个贫农家庭。1935年,贺龙率领的红军到来时,只有13岁的他,

高占祥爱好摄影,精于诗歌,且能在挥毫泼墨中涉笔成趣。春花秋叶,冬菊夏荷,在其笔下无不袅娜生姿,其蕴含之味似陈年佳酿,品咂再三,丰厚劲拔,隐然有哲人之风。

高占祥在诗歌创作中总以画意为诗意,以诗意补画境,相映成趣,珠联璧合。《虞美人吟》起笔处写花的姿态,写其艳艳、写其气艳,承接处写其意其情,转折处则把之置于历史的厚重之中,以慨叹收尾。《仙客来吟》以“卉葩缤纷春正好,人间无处不蓬莱”收笔,由花之飘逸比附人格境界,突显出诗歌风轻云淡,云舒卷的审美之境。正是如此的摹写,组成了诗画一集,也形成了其艺术的古雅风格。所谓古是指诗人艺术文本中隐隐透出的传统的根性,弥漫而出的古意——传统之味、之韵。而雅也不仅是指其在文辞上的华美艳丽,形式上的精心琢磨,而主要指其艺术文本在意境的构造上所体现出的一种品格。这体现于艺术者以花之实,语词之实,写出诗人心境的空灵,勾画出人生的诸般韵味与风姿。

珍贵的历史记忆

余 飘

“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吃饱饭,过上好生活,就约了两个小伙伴,饿着肚子,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翻山越岭找到了红军”,从此,他的命运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革命对于这位农村孩子来说,只是失掉了一条挨饿、受屈辱、受剥削、受压迫的锁链,参军以后,他的身体和心灵完全溶化到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之中了。这个红色少年,很快地就全方位地把革命的理想信念化为了自己的血肉,爬雪山,过草地,从烽火战争,到和平建设,逐渐成长为一个富有雄才大略的革命军人。

翻开这本书,表现革命战士大气磅礴的人物和故事,层出不穷,美不胜收。这样真实而生动地表现革命战士的大气磅礴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的作品,自然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该书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是在回忆

悠然古韵 播洒阳光

冰 虹

因之,他喜欢以一物,一景,一思绪建构一诗人心中所见(瞬间)之世界。这一世界的意味在于其是现实中的理想的风标,而于理想界中现实的诉求。在雅中总见出诗人生生的练达与旷达,在古意中则时时显露现代人的积极、变动以及开放的观点。

古雅中最难得的是逸趣。即在艺术中显示出阅尽风情后的淡然,在行文的萧洒、飘逸中则显示出一种平熟与自然。一方面在于与自然万物的不分彼此的交相融合,在亲和中感受自然之力,自然之美,即所谓的天人合一。物不是作为主体外在的异物,而是人的某种精神、某一情绪的呼应之物,这样人与花草心灵相契。另一方面,在于精神形式中,对于诗歌的题旨无所用心,趣味在

大潮中得到检验和历练,其根基的薄弱必然要反映到长篇创作中来。二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小说多数是军旅历史题材的,而军旅现实题材乏人问津,成为冷门。军旅现实题材之所以如此受冷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旅作家不知该如何表现现实矛盾:矛盾尖锐了,怕触礁;不写矛盾,又难吸引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旅文学创作题材上的不均衡,正是军旅作家内心迷茫的一种投射。

军旅女作家裴山山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军旅作品写战争生活容易把握一些,因为军人在战场上形象是最光辉的。”“难以把握当下军旅生活的分寸,军人跟别人一样,有各种欲望,但他们这种欲望到底写到什么程度?如果按过去那种写法,军人豪气冲天,读者会觉得不真实。现在军人的生活都被平庸化、琐碎化了,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有着报效祖国的理想,他们常常在现实与理想中挣扎。”正是军人面临的这些矛盾,决定了军旅现实题材的难写难为。但是没有矛盾就没有文学,文学不能回避矛盾。在矛盾面前,作家不能采取回避就易的取巧策略。

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和平时期,置身和平语境的军旅文学更需要寻求突围与超越。在新技术时代,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和部队官兵知识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为军旅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表现空间。年轻一代中有很多军事迷和兵器迷,网络上有很多军事“发烧友”,他们希望从文学中看到新军事变革军时代的军营生活。但我们的主流军旅作家未能在这方面跟年轻一代的愿望接轨,倒是些年轻的网络写手异军突起,以武侠小说想写现代军人和现代战争,虽然有些失真,仍然在年轻一代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军旅写作如何与时俱进,也是摆在军旅作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无论是军旅影视的活跃还是军旅文学衰落,文学性的弱化是最大问题。正是文学性的减弱,影响了军旅文学的生命力。在某种集体潜意识中,军旅文学创作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道德上的先天优势,似乎一个作家写了高尚的军队、高尚的军人,就可以不言而喻地证明其写作的高尚性了。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是一种题材迷信。但是,正如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一样,军旅文学也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题材无高下,不能以假定的题材的高尚来代替文学性的高尚。并非写了军人,就具备军旅文学的价值。文学性不是军旅文学的附加价值,而是主体价值。军旅文学若要得到提升,就必须坚持文学性。文学性是无产阶级时代都要坚持的,只有坚持文学性,才能抵制泛化的政治性和商业性。

坚持文学性,是当下军旅文学发展的关键。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活的同时,又精心地描绘了在战斗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秀丽的自然风景,透过许多迷人的景色描写传达出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这里,作者的写作技巧也达到了“叙事如画”的境界。有人不赞成在叙述血与火的战斗中穿插自然美的描写,怕这样做会削弱了作品的战斗性。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是多虑的。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他们既喜欢铁马金戈,也喜欢杏花春雨;既珍视现实主义,也赞成浪漫主义。在紧张战斗生活的间隙,驰骋一下美的想象力,应该说是一种劳逸结合的方式。叙事写景,情景交融,极大地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对加强作品的审美品格是有益的。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蒋风波评价说:《红星闪闪》“内容丰富,资料扎实,文笔流畅,对所涉及的史实和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表述也比较准确,对广大社会读者有较好的教育意义。”我们相信,从这部回忆录中读者一定可以学到许多珍贵的思想和品德。

清如许”,《君子兰吟》中“孤迥高标不亢卑”,《迎春花吟》中的“清高离俗竹为魂”。在花的体魄姿态之外,探求花的品德特质本来即是中国人文人的书写传统之一,此处既延续了传统文化脉络中对人格的期许和赞叹,以摹写花去表喜爱与爱憎;另一方面又显露出作家对于现代工业文明与当代消费主义狂潮中,人与花鸟等自然万物亲和为一体的难能。而这种文人眼中的和谐自然又因着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承载,对历史精神的喻象化表达,而演化为中国人文传统中的因子。对自然的侵害在一定程度上就不仅仅是对社会物质环境的破坏和损害,而是成为对精神文化环境破坏的表征。

在这样的一个消费时代,一个娱乐时代,诗歌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但无论如何,社会需要诗歌,需要诗歌所宣示的精神,需要诗歌所展示的人生的高洁之志。口中可以无诗,但心中一定 有诗。因为诗歌可以让我们享受深层的欢悦,保留着亲近自然的心,怀抱着感恩的心。

